

東沙奇幻漂流～等待翠鳥

文、圖／周盟傑

一年過去了，在東沙島做鳥調的日子也告一段落，所有的一切仍歷歷在目，當初按下鍵盤寄出履歷的那一瞬間，也成了歷史的一個微小的點。……2015在東沙漂流的這一年，不算漂流，吃好住好，海研中心的住宿及海巡署的食物簡直是五星級的享受，真正漂流的應該是自己的心，傾聽靈魂深處、做一件自己認為很久以後才會做或沒機會做的事，真的很像身處夢境，應該叫「阿傑的夢遊仙境」才對！……

翠鳥·王健得 攝



沙灘的高潮

3月27日，東北風3-4級，陰天，舒適的24°C。

早上8:50，將腳踏車停在垃圾場旁，背著單筒徒步往瀉湖口北岸進行第23樣區調查，一眼望去，鷺科的鳥類不少，小白鷺目視就超過一百，加上大白鷺、黃頭鷺、蒼鷺，超過三百隻，另外還有鸕鶿科鳥類，其餘沒甚麼特別。

「甚麼東西在叫？」數鳥的同時，聽到一陣高亢悅耳的鳴唱，五秒鐘後才意會過來，趕緊往左方的聲音來源一瞧，一隻翠鳥疊在另一隻翠鳥身上，不消一眨眼的時間，分離飛散，「我是看到他們在交配嗎？」心裡有點懊悔，怎麼沒有在第一時間就轉頭觀察，那聲音明明就很特別，卻耽擱了...

這對伴侶選擇的地點確實特別，不在一般的枝幹上，卻是在沙灘上，東沙島特有的貝殼珊瑚沙灘上，超浪漫的吧！

生命會自尋出路

目前確認在東沙島上繁殖的鳥類僅有白腹秧雞一種，其餘都只是過境，團隊一直在找尋其他可能在此繁衍的鳥類，翻石鸕、小白鷺、麻雀及翠鳥都是重點觀察對象，可惜都沒有發現幼鳥的記錄；這次在瀉湖口看見翠鳥交配的行為，又燃起一絲希望，有機會在兩個月後觀察到幼鳥嗎？

可是東沙島有適合翠鳥築巢的地方嗎？他們都是在溪流或池塘的土堤邊上掘洞築巢，東沙沒有這樣的環境，但也難說，「生命會自尋出路」，會去適應、調適當地的環境；就拿翻石鸕來說，他們一般會在潮間帶覓食，用粗壯、微上翹的嘴喙翻開小石子或石塊取食躲藏在下方的生物，但來到東沙的翻石鸕們，只剩白暫的沙粒，沒有石塊可以翻，怎麼辦？

還好東沙有豐富的海草床，死亡的海草隨著潮水被送上沙灘，日積月累、沿著海岸線堆



東沙島上的人工消波塊

積出一層厚厚的海草沉積物，最厚者甚至可達半米之高，其中便滋養了無數的軟體、甲殼、蠕蟲、昆蟲等小生物，東沙的翻石鷗於是從「翻石塊」轉成「翻海草」，當初第一隻發現翻海草覓食的開創者，大概沒有想到，現在除了族人之外，很多其他的水鳥也都有樣學樣，開始翻起海草尋找食物，可以名列鳥類偉大的發現或創舉之一，造福鳥族！

所以東沙島上雖沒有土堤用以築巢，難道翠鳥就不能利用當地盛產的「林投叢」、「草海桐叢」或甚至是人工的「消波塊」嗎？真的，我懷疑他們會利用未被潮水淹沒的「消波塊」來育雛，雖然質地硬了點，但少有人為干擾，只要找好空隙，不也是權宜之計！我曾觀察到翠鳥在消波塊裡面出入，於是趨前尋找，但只能搜尋岸上至近海的部分，再往海中則因深度無法繼續前進一探，還在想辦法中...

接下來幾天，都觀察到翠鳥在瀉湖口來來去去，有公有母，只是不確定是否有兩隻是沙灘上的那一對。

林投叢內的對話

「親愛的，最近常常有一隻人類在瀉湖口張望，就是上次看到我們恩愛的那隻。」公翠鳥在林投叢內對母翠鳥說。

「是啊！我也有注意到，記得進家門前先在附近的枯枝待一下，確定他沒注意再進來。」母翠鳥附和。

「好的，不然被發現就前功盡棄了，我們好不容易決定要定居東沙，就是看上這裡的環境，食物充足、氣候適宜，這片林投叢保留得很完整，隱密性很好；之前不也找過消波塊嗎？雖然隱密性也不錯，就怕潮水，現在溫室效應導致的氣候變化，一個超大浪或是海水突然上漲太高就毀了！」公翠鳥說。

「是啦，但還是很懷念之前台灣的那片山林，那溪多清澈、魚兒多肥美啊！可是去年卻



林投叢

無緣由地整條溪被鋪上一層厚厚的水泥，連邊坡也不留一點給我們，否則我們何苦另尋它地！」母翠鳥語帶哽咽，回想起在台灣山林的美好回憶。

「對啊！說甚麼整治，真搞不懂人類在想甚麼耶，愈整愈糟糕呢！是在自尋死路嗎？難道他們不知道原始山林的可貴嗎？」公翠鳥埋怨。

「也沒辦法，還好經過東沙時，覺得這裡的環境還不錯，雖然沒有土坡，但總是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否則現在台灣的溪流毀了，連度冬的越南，情況也愈來愈糟，就在這裡留下來吧！」母翠鳥說。

「唉，誰希望這樣，遷徙是我們的天命，春天到台灣繁殖、秋天回越南過冬，都已經幾百幾千世代了，這兩個家都曾是那麼美好，沒想到我們也被迫放棄了遷徙的天職，雖然遷徙的族人不多，但這個傳統恐怕就要失傳了！」公翠鳥也嘆息。

「聽前輩們說，那些定居的族人也好不到哪裡，你看我們在台灣生活的那條溪，往上的中游處不是有另一對長期定居的鄰居，雖然之前還被他們驅趕過，但不知道以後他們要怎麼辦呢？」母翠鳥語帶憂傷。

「只能找其他地方了，他們的適應力不像我們那麼強，遷徙雖然累，但對環境的調適及

身心的鍛鍊是非常有幫助的。」公翠鳥略顯驕傲地說。

「希望我們的孩子還能保有遷徙的能力。」母翠鳥說。

「會的，有空我會再回去台灣和越南看看，有機會當然要回去！現在最重要是要好好照顧這六顆寶貝，讓他們順利地出生，再來慢慢告訴他們。」公翠鳥信心喊話。

「嗯，一定要讓他們知道...」母翠鳥也堅定起來。

「好啦，我出去捕魚囉！」公翠鳥瞧了瞧外面，那隻人類正望向90度角的另一方，咻地一聲往外飛衝出去。

我的眼角餘光掃到一隻翠鳥從對岸的林投叢竄出，心裡暗暗懷疑裡頭有他的巢穴...

小瀉湖命案現場

4月1日東風1-2級，晴，一樣舒適的24°C。

早上10:05正前往瀉湖口的路上，左邊是另一片小瀉湖，一隻猛禽從我後方疾飛而過，距離之近，還能感覺到氣流的擾動，他繞了一個彎，竄入小瀉湖南方、離我50米的銀合歡樹林中停棲。

趕緊停下腳踏車，擺好大砲對準樹叢，找到他的落點處，從外型、線條判斷是一隻日本松雀鷹(日松)，最近日松過境得蠻普遍的。

「等等，他似乎在啃食甚麼？不時還有拔毛的動作，好像在處理他的獵物，哪隻鳥又不小心命喪他的利爪？」我猜想可能是燕鴿，前幾天在機場跑道上空看見一隻日松，回程時就見到一隻燕鴿陳屍在機場跑道上，之前筌宥也錄到一段紅隼吃燕鴿的畫面，我想在猛禽眼中，燕鴿應該是非常好抓的，屬於初階版的獵物吧！

兩分鐘後，日松飛離命案現場，隨即收起大砲前往搜索...

發現地上很多純黑及黑白加橙黃的絨羽，尚無法辨識。

「等等，這支黑色羽毛末端有著鮮亮的藍色光澤，是翠鳥！」之後又發現幾根一樣的羽毛，確認受害者是翠鳥無疑，只覺得日松實在厲害，他應該是趁翠鳥正在空中定點、準備俯衝入水捕魚的那一瞬間下手的，那時翠鳥除了要快速振翅、平衡氣流讓身體定點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水下的目標，是日松的最佳時機，否則翠鳥真不好抓！

遷徙的翠鳥雖然適應力較強，但面對的挑戰也大，除了天候及海相之外，其一就是過境地的天敵，東沙島優越的地理位置及食物來源，每年都吸引將近三百種的候鳥在此佇足，短暫停留並補充體力，當然也包括日松、蒼鷹、赤腹鷹等鷹族和紅隼、遊隼等隼族，各個都是獵捕高手，不得不慎啊！



翠鳥羽毛殘骸

翠鳥寡婦

我把收集到的、美麗的翠鳥羽毛小心翼翼地放進夾鏈袋中，繼續前往瀉湖口的23樣區。

依然是鷺科和鶇科的天下了，遠方水中的反登陸樁上停著一隻翠鳥，這裡是他們時常停佇休息的地方，透過大砲，看出下嘴喙是紅色的，就像人類女性會塗口紅一樣，是一隻母翠鳥，公的上下嘴喙都是黑的。「一隻母的，等等，該不會...難道...」我心中突然冒出一個大問號？該不會是上禮拜我看到的那對恩愛浪

漫的夫妻檔吧？妻子正在焦急地等待老公，為何這麼久還不回家，通常每半小時至少會回去一次才對，而我夾鏈袋裡的羽毛，不會剛好就是她等待的愛人吧？

母翠鳥四下張望了一下，不一會朝我的方向飛來，從我左邊十米的距離、貼著水面「唧」的一聲飛速而過，方向正是她老公遇害的小瀉湖區域，那「唧」的一聲不是在跟我求救吧？

「嗚嗚，親愛的，你在哪裡？」母翠鳥停在小瀉湖的枯枝上啜泣，「不會是被鷹族或隼族捉去了吧？出門前不是千叮嚀萬交代要小心嗎？最近鷹隼過境得很頻繁，這陣子都是這樣，怎麼會...」母翠鳥顫抖著，最讓人擔心害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或許是第一次準備在東沙島繁殖，忙著覓食、時時想著家裡的妻小而忽略了空中的威脅，一時大意鑄下大錯，公翠鳥何嘗不知道鷹隼的厲害，父母也一再地提醒，因此都是特別小心的，早已練就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的習慣，可這回卻失神了...被利爪刺穿肚腸的那刻，一陣痛楚，頓時腦海中閃過了林投叢內的妻子和那六顆未出世的寶貝蛋以及在台灣山林扶養小孩快樂景象...

「我一個人怎麼扶養六個小孩呢？嗚嗚...你怎麼拋下我一人...」傍晚，母翠鳥回到林投叢的家，將六顆蛋緊緊包覆著蹲坐下，透過茂



反登陸樁上的母翠鳥



翠鳥·劉川 攝

密的林投葉，隱隱約約地望著瀉湖口的一絲陽光，視線被淚水模糊，心裡還期待著奇蹟出現！

重回山林

六月底，在台灣低海拔山林的某一處溪流，母翠鳥停在溪中央突出的一塊石頭上，看著四周被水泥鋪滿的溪流，耳邊不時傳來「喀嚓、喀嚓...」的聲響，她凝神望著早已被淹沒在水泥底下、去年與公翠鳥一起奮力在土坡邊築起的愛巢，無視於岸邊數十支大砲不時按下快門的聲音，沉浸在過去浪漫、養兒育女的快樂回憶中，深邃的眼眸裡，感覺只要下一個眨眼就能重回往日時光...

「這隻母的翠鳥不怕人耶！都已經在石頭上停半小時了，動都不動。」攝影者甲興奮地直按快門。

「我沒看過翠鳥眼睛會閉起來這麼久的，通常不就眨一下而已，她是在想甚麼事情嗎？」攝影者乙覺得有趣。

「這條溪居然還有翠鳥，是不是表示這裡的環境回復了呢？對了，她要在哪裡築巢啊？整條溪都是水泥怎麼掘洞？」攝影者丙懷疑地說。

「對啊，去年六月的時候，我還拍到一對翠鳥在這裡繁殖育雛呢，結果小孩生出來、開始學飛沒多久，就遇到河川整治工程，之後就

封鎖了幾個月，這個地方剛好就是去年我記錄到的點喔！」攝影者丁回想起。

去年翠鳥父母剛教會成功孵化的五隻小翠鳥們學飛，怪手就「控攏、控攏」地駛進溪流，一開始還搞不懂，直到它的利爪對準家裡三公尺旁的土坡挖下去的時候，才驚覺情況不妙，帶著妻小、踉蹌地逃出土洞，可惜最瘦的一隻沒能跟上，一家人從對面的樹林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家園及小兒子被刨起，整個心都糾結著，真想痛哭一場，看其他四個小孩都還驚

魂未定，只好強忍傷痛趕緊帶著他們遠離，在山林溪澗流浪了一個多月後，小孩都能獨立了，也提早返回越南。

「怎麼會這樣？」所有攝影者都默默相覷，這一切來得太突然。母翠鳥抬頭望了一眼天空，一反翠鳥的貼平水面飛行方式，振翅直朝天空垂直飛去，眾人追著她的路徑，卻不敵刺眼的陽光紛紛低頭，不再見她回來，母翠鳥彷彿想直衝天際，與親愛的一起飛進屬於他們曾有的夢土！

翠鳥 翠鳥科 · *Alcedo atthis* Common Kingfisher

翠鳥別名「釣魚翁」或「魚狗」，英文名Common Kingfisher，可知捕魚的功力了得，從他們異於一般鳥族、不成比例的厚長嘴喙可見端倪。



蘇貴福 攝

身長約16公分，只比麻雀大一些，除了明顯的厚長嘴之外，翠綠的翅膀、寶藍的背羽、艷橙的胸腹、白色點綴著喉、眼先和頸側，絕對的吸睛，像翡翠一樣亮眼又典雅。公、母非常好分辨，公的上、下嘴都是黑色，母的要裝扮，下嘴塗上口紅而呈現上黑下紅。

翠鳥廣泛分布於歐亞，在台灣為普遍的留鳥，但也有少數屬於過境或夏候鳥*，常出現於平地至低海拔的溪流、河川、畦塘等地。覓食時會專注地佇立於水域的岩石或枝條，一發現獵物，隨即俯衝入水，也會在空中定點鼓翅搜尋，再衝入水中捕食獵物，除了魚之外，兼食兩棲、爬蟲及昆蟲。捕到的魚，會銜住尾巴左右拍打至昏厥，然後再巧妙的將魚頭轉向吞食，避免被魚鱗刺傷卡住。

求偶時，公鳥會捕魚給母鳥以示愛，當作聘金，於春夏繁殖，共同築巢育雛，每窩產卵四至七枚。領域性強，會驅趕侵入地盤的同族翠鳥，常貼近水面飛行且發出「唧—」的長鳴。

翠鳥是溪流河川品質的指標，有他們出現，表示溪流河川是健康、較接近自然原始的樣貌，但由於「河川整治」的政績影響，往往將自然的土堤水泥化，使得翠鳥無處築巢繁殖。失去成家的土坡，也失去了翠鳥、失去了溪流、失去了自然，最後，人類也將失去自己。



李文化 攝

*文獻中提到的翠鳥候鳥，在亞洲多是在東北亞繁殖(日、韓、俄)、東南亞度冬(菲、印尼、馬來西亞)的族群，與本文略有出入；另過境鳥部分，高醫大陳炤杰老師曾於2014年在塔塔加錄到翠鳥過境，研判有可能是從北方遷徙下來往菲律賓而去，供作參考。



母翠鳥 · 李文化 攝



王健得 攝



王健得 攝